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六・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二百二十)

〔清〕畢元撰

5278/06

續資治通鑑

四

〔清〕畢沅撰

據清嘉慶六年馮集梧等  
遞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二〇毫米寬三一二毫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朱紀一百六十四

赤奮若九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帝

寶慶三年

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發冊寶于

大慶殿帝率羣臣上壽明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庚

申以冊寶禮成制楊谷楊石竝爲少傅王戌金增築

中京城浚汴城外壕劉璋上疏自動未幾死朝廷復

欲安撫李全以姚彌嘗與李全交驩迺以爲淮東制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一

使翀朝辭帝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攝定之翀至楚州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妙真用徐曉稷故事而禮過之妙真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己巳詔曰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淡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旋改封徽國公蒙古主畱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二月癸未詔銓部今後司法參軍不許以諸司年勞出官人注授諸道檢法官照條格差法憲司毋得妄辟從梁成大之奏也甲申淮西強勇三軍

統制王鑑特添差兵馬鈐轄以職事修舉故也己亥

以鄂州諸軍副都統制賈俊捍禦西蜀勞效進官一等

金赫舍哩約赫德復平陽獲馬三千

欽定本紀伯倫八千今從約赫德

傳未幾蒙古復攻取之蒙古兵突入商州殘朱陽廬

氏金樞密院判官伊喇布哈

舊伦移刺蒲阿今改

逆戰至靈寶東

遇游騎十餘人一人餘皆散走布哈乃以捷聞賞世

襲穆昆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

大興楊居仁上書微及之且言宰相宜擇人金主怒曰

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於此丞相薩

布

舊伦賽不今改

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二

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應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金主意解遂不問

攻異伊喇布

捷本紀不書本紀載布哈約赫德復平陽而布哈傳不載據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哈偕也今參酌書之

金主之姨鄭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预時事監察

御史曹州商衡上書極言自是鄭國夫人被召乃敢進

見三月庚戌詔方春和時郡縣長吏其各勸農桑抑

末倫戒苛擾俾斯民安土樂業力本耕織以成富庶則

予汝嘉工部侍郎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卿先

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又言孔子廟從祀去王雱書像帝

曰亦曾有此例乎在曰惟其從祀不當公論所以去之

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帝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於治道，朕讀之不釋手。」不與之同時已已金徵夏稅二倍。蒙古主擬取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金人甚恐，節度使海伸曹伦今改，愛識鳳翔進士馬肩龍可與謀事，遣書招之。肩龍欲行，或以德順不可守，勸弗往。肩龍曰：「海伸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止義兵鄉兵八九千。

凡攻守二十晝夜，城破，海伸死之。肩龍自到攻異元史  
繫於四月，總管府判官同守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三

今從金皮 夏四月癸卯，朝獻景靈宮甲辰亦如之。是月

蒙古主次龍德時，蒙古兵已破洮河西寧二州，復遣將攻信都拔之。五月壬子，以岳珂爲戶部侍郎，依前淮南總領兼制置使。甲寅，謁大理寺三衙臨安府贓賞。

錢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軍杖以下罪釋之。已巳，進讀高宗寶訓，徹章賜宰執經筵各官燕子祕書省講讀修注官各進官一等。李全在青州突圍，欲走入城，而使其黨鄭衍德等救之。已，嘗如衣有身，愁無袖，耶

北歸未必非福。全遂出降，蒙古諸將皆曰：「勢窮而降，非心腹也。」不誅後，必爲患。富珠哩便宜處之，乃以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由是郡縣聞風，款附者多。元史太祖紀二十二年丙戌九月，闕李全於益都。次。李全降富珠哩。傳倫十二月富珠哩引兵入齊。丁亥四月，李全降。紀傳互異，蓋紀連書之當以傳爲正也。今從宋史李全傳。

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曹伦陀滿胡，土門今改，被執誘降，不從。殺之。次。元史本紀破臨洮，在二月。今從金史忠義傳。

蒙古遣唐慶使於金。閏五月甲申，謁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屬縣贓賞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四

丁未錄行枉罪囚。蒙古主遙暑於六盤山。先是金主集羣臣議與蒙古和同，判睦親府事撒哈連曹伦今改，力排和議。左司諫陳規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語未終，監察烏庫哩四和曰：『陳規之言非也。』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金主首肯，又泛言和事，規曰：『和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金主不以爲然，羣臣多以和爲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至是，乃遣前御史大夫完顏哈昭曹伦今改，爲議和使。丙辰，金地震。六月

戊申朔日有食之。劉慶福在山陽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亦謀殺慶福互相猜忌福稱疾不出慶福往候福殺之納其首于姚。紳大喜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復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紳促之紳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乘眾怒與楊妙真謀召紳飲紳至而妙真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紳命召諸幕客杜耒等以妙真命召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又欲害紳國安用救之得免故異宋史伦鄭衍德之今從齊東野語去鬚髮繩城夜走歸明州死時江淮之民靡有寧居史彌遠莫知爲計帝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五

亦置邊事於不問於是廷議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金完顏哈昭見蒙古主請和蒙古主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烽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是月夏國主覲力屈出降遂熟以歸夏立國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三國偏鄉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至是乃亾時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

兩駕而已旣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秋七月己丑蒙古主殂于薩里川疾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阻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祀輦谷後追謚聖武皇帝加謚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在位二十二年太祖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第四子圖墨監國蒙古兵自鳳翔向京兆關中大震金以工部尚書師安石爲尚書右丞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六

旋以中丞烏克遜布吉舊伦烏古孫卜吉今改祭酒費摩阿固岱舊伦裴滿阿虎帶今改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遷遯計議者以爲蒙古兵未至而河南先擾時事可知矣陞寶應爲州而縣如故辛卯以鹽城淮陰山陽及寶應竝隸寶應州丁酉詔曰比者疾風甚雨介于秋成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譴夙夜震恐慮切民瘼訪聞畿甸多有飄損禾稻毀害室廬民居失業必致流散深可憐憫被水州郡速議賑濟仍與放行竹木等稅及富室假貸向去且令倚閭庶幾貧富相資以寬目前之急併其它賑恤事件亟令有司條具以聞八月丁未朔李知

孝言無逸一篇其義精深最切於人主之身者曰集大命結人心保壽齡而已望陛下留意時政柄爲史綱遠所專鄭清之勸帝淡居講道學而知孝等亦竊道學餘論爲帝所許李全之黨以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相謂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自給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聞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又自以賈涉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聚計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議殺李福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七

楊妙真以獻遂帥眾趣妙真家妙真已易服往海州矣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娶稱楊妙真函三首獻于楊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檄知盱眙軍彭托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州兵往楚州侵掠李全餘黨忙輕僂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州重檄青州盡戮李全餘黨忙輕僂不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宴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主封惠臨淄郡王成進膠西郡王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

總帥完顏額爾克戌之欽定四庫全書一月夏全自淮州來歸楚州改楚州爲平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爲郡王改楚州爲平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降是夏全一人降金而與張惠等不同時也本紀因封齊而連書之耳今酌從未史李全傳分書之

金哈昭自蒙古還金主聞蒙古主臨沒有

止殺之言遂以爲從此息兵命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謂薩哈連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金監察御史張特立言衛鎬二宅久加禁錮棘園栎譬如防寇盜近降恩赦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八

何罪幽囚若是世宗枉天之靈得無傷其心乎皇嗣未立未必不由此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彫殘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歲月期也當路者惡其言特立旋外謫丙辰詔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號見今六字依祖宗故事立加上十字爲一十六字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集議詳具典禮以聞癸亥詔吏部試邑兩經准鈔毋得再注知縣縣令從御史留元莫請也己巳金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進尚書要略是日大風落左掖門鳴尾壘丹鳳門扉噴霜禾盡墮九月賜留正謚曰忠宣庚

子詔時青堅壁守淮獨當一面屢有戰捷除武康軍節度使左金吾上將軍忠義都統制。李全得時青報勸哭力告蒙古將富珠哩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富珠哩乃承制授全山東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冬十月丙辰全遂與蒙古宣差張國明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畱揚州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全所殺尋復誘殺時青并其眾王義淡奔金封爲東平郡王。己未詔曰朕以眇躬紹膺聖緒今始郊見天地兢兢寅畏慮弗克任以克期齊肅庶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九

幾對越無愧凡百御事之臣各宜恪謹攸司毋或怠慢以稱朕意。辛酉金陳規偕右拾遺李大節劾薩哈連詔伎招權納賄及不公事不報。甲子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與夷爲宜州觀察使賜名貴謙繼沂王後于半衛將軍孟均爲和州防禦使賜名乃裕繼景獻太子後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寧宗徵號冊寶告于宗廟天地社稷宮觀戊寅發冊寶于大慶殿遣羣臣奉上于寧宗廟。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祭享太廟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壬午大赦改明年爲紹定元年。李全敗額爾克及慶善努於龜山金人皆謂盱眙不可守金主不從以淮南王招李全全曰王義淡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遂不受。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決繫囚兩浙州軍亦如之。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酒所賊賞錢。壬寅詔布衣李心傳特授從政郎充祕閣校勘。甲辰以雪寒糴貴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慶善努之敗於龜山也金主置不問商衡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無以謝天下乃降慶善努爲定國軍節度使。金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商衡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十

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武馬等砦蒙古兵破西和州知州陳寅卒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寅妻杜氏飲藥自殺寅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効而死寅寶謨閣待制咸子也是歲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爲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詞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師退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十一

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鳥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作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遇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壘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

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募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捕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人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在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閩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十三

哉朝廷乃召范稟議仍令知池州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古皇子監國  
蒙

春正月丙子朔帝帥羣臣上

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庚辰金遣知開封

舊伦麻斤  
出今改蘇

及楊居仁如蒙古弔慰

壬午趙至道言江淮州郡妄征經過米舟蘆蕩沙產一

例官租山漆魚池創立約束禁止商人買販請下憲司

嚴戒又言霪雨傾墮撥科賑恤而監司守令奉詔不虔

梁成大言諸路屬縣擅置廂房囚繫無辜長吏不遵法

令小民詐誤罪不過杖輒押出界流離失業請加禁約

並從之乙酉楊谷楊石竝升少師

丁亥雷

丙申

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二月金大寒雷雨雪木

之華者皆死

丙午梁成大言選人改官舉主五員內

用職司一員始爲及格近奔競巧取者或用職司三四

員甚至五員而塞曠終身不得職司請下吏部止用一

員過數毋令收使壬子成大又言銓法官吏交承必避

親嫌宗室替頭尤所不許庶革前後積弊宜下吏部謹

守舊法並從之

癸丑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圖們呼

圖克們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于御屏量才官使

丁卯以潛邸陞黔州爲紹慶府成州爲同慶府

三

月辛巳陞寶應州山陽縣爲淮安州改山陽縣爲淮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三

縣與漣水縣竝隸淮安州

乙酉金監察御史烏庫哩

布魯喇勤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遺金主曲

赦其罪而出之

辛卯賜楊輔謚曰恭惠

夏四月甲

辰朔金右丞安石請從臺諫言治張文壽等三姦罪

言之不已金主怒凡四日不視朝遣人責安石曰汝復

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丙

寅疽發於腦而死金主甚悼惜之

金親衛軍王咬兒

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

五月戊寅

梁成大請申嚴薦舉法除陞陟所知政績姑從舊法改

官廉吏犯入已贓者許舉主檢舉從之

六月壬寅朔

日有食之

攷異金史不書六月日食今從宋史

戊申以薛極兼同知樞

密院事

戊午錄行在繫囚

壬戌金以旱赦雖犯死

罪以下

秋七月癸未梁成大言州縣貪刻或以微罪

沒入富家資產不申憲司掩歸私室自占佔籍必的有

贓犯匱乏郡計請飭監司案奏以聞從之

李全在海

州厚募人爲兵不隄南北官軍多亾應之天長民保聚

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

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

汝礪王十五長之亦鑿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

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畱其舵工一以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古

十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艤船自

淮及海相望至是與楊妙真大閱戰艦于海洋旣而全

翹青州爲嚴實及石霄格

舊俗今改小邀擊敗走遂奪青崖

嶺據之霄格珪子也全旋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峒人

習水一金薩哈連爲言路所劾太后遣人責之曰汝諂

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再有聞必大杖汝矣金主頗

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爲

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爲御營命人築之至是薩

哈連爲留守

辛亥留元英言諸路州軍僚屬私役禁

軍請下帥司約束違者以聞從之

八月戊午以久雨

汎大理寺三衙兩浙路繫囚杖以下罪釋之蠲賦賞錢有差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言州縣賑民之法請撥繕錢一十萬有奇分下潭湘十縣委令佐耀米置惠民倉比附常平法從之 甲子金召拜姓舊伦白今改還

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拜甡居西垂幾十年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恆怯無能惟以儀體爲事

性復貪鄙及爲相專懷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 金增築歸德城行樞密院擬工數百萬金主遣白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李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亥

減工三之一 九月甲戌詔監司每歲行所部州縣慮囚至來年正月歷徧如屬縣非監司經由之處委官分往監司復行點檢毋致免濫奉行不虔御史臺覺察以聞 冬十月壬寅李知孝言浙東倉司創餘姚斷塘鹽竈擾生聚漂良田請行廢罷從之 甲辰朝獻景靈宮丁未翰林學士侍讀鄭清之講畢帝曰近喜晴明刈獲迄事清之言陛下敬天事親皆極其至今天意昭格東朝悅豫應驗若此帝曰然然其時江蘇湖南福建寇盜竝起連破諸縣 乙酉畱元英言請下吏部應銓量

施行如不堪任職貪酷累被案劾者與別法降等差遣稱量能授官之意從之 辛亥鄭清之同王暨進讀帝曰朕觀漢唐以下人主鮮克有終者皆由不知道清之言聖見高明可謂推本之論王暨講尚書帝問曰夏桀不道成湯放之可以鑒矣紂何爲復循其覆轍王暨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紂不能鑒遂至滅亾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清之曰古人主不能以亂亾爲監豈獨閭君庸主漢武帝飫聞亾秦驥武之弊而窮征四夷唐元宗手鋤太平逆韋之難而敗于女寵猶未足怪太宗英明創業親見隋煬征遼亾國乃縱兵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亥

鵠綠迄無成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轍爲戒正如聖語由不知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爾王暨曰以古爲鑑此言發于太宗而身自違之帝曰非知之躬行之爲難 王子趙至道言請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糴官吏毋得多取增量庶農民不憚與官爲市從之 十一月李全至楚州以糧少爲辭遣海舟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稍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日縱游說子朝謂當復建閩山陽又與金合從約以盱眙與之

金亦遣使聘全皆不遂 庚辰雷 辛巳金臣僚進言

宗寶錄 王辰譖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鹽賊賞錢癸巳

決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

食之 攻異宋史不書十二月日食今從金史

兼參知政事葛洪參知政事袁韶同知樞密院事鄭清

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壬午江剛中言請戒

飭文武臣僚官各務體國同心如守倅令佐互申監司

卽事剖決曲直毋致模棱並罷其將帥或不協制司伦

急區處毋令兩虎自鬪偏裨智勇過人爲大將所忌者

舉薦之朝別行推用勿許占畱一方有警四面皆從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七

得輒分疆界觀望從之 金完顏莽依蘇楊居仁以奉  
使不職尚書省置獄旋有旨釋之備再使權參知政事  
烏固遜仲端言曰莽依蘇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  
償禮幣誅之奏上莽依蘇等免死除名壬子完顏納紳  
舊倫奴申今改改侍講學士充蒙古國信使 蒙古皇子圖壘  
聞燕京盜賊殺掠遣塔齊爾舊倫塔察兒今改耶律楚材窮治  
其黨誅首惡十六人羣盜屏迹

紹定二年 金正大六年蒙古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張珩  
諭州縣檢驗鞠獄四事帝曰刑獄人命所係豈容不謹  
甲申從臣寮言詔諸漕臣嚴察屬縣丞簿依時過割

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案劾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

編遠尚視爲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侍郎李宗勉累疏  
及之又上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媚所

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下其事上旣壅塞下亦欵

誣而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

不聞則不戒及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

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

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殘我

州縣浮用泛用又從而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

有緩急必將窘于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八

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剥之風浸以成習民生  
窮踐怨憤莫伸嘯歌山林勢所必致救焚拯溺可不亟  
爲之謀哉 金主欲討李全召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  
舊倫蒲察定任今改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權樞密判官白  
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  
舊倫蒲察定任今改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  
尉司步軍萬人以壁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招全不從  
則臨以兵何如華曰李全僣北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餉  
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  
蒙古之強耳今蒙古有事未暇南圖一旦無事必來

攻我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道順其旨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宜養士馬以備蒙古金主默然良久曰俟朕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 二月金右司諫陳規左拾遺李大節上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輒專二近侍送宣詔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金主嘉納 臣贊言請戒飭中外羣臣各守禮義廉恥之維堅安靖恬退之節有不安意者奏劾以聞又言今日士大夫學術之未純皆基于岐道法爲二致立明示意嚮以風在位變易偏尚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卽道以行法遵法以爲政則學爲有用之學道爲常行

之道從之 庚戌命歲舉廉吏申嚴保任之法如犯姦

贓與之同罪仍令監司郡守覺察 蒙古兵在陝西者

移通涇州且阻慶陽糧道金伊喇布哈奏陝西設兩行

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

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時樞密院亦言於金主曰將來須用密院句當軍馬金主不

語者久之丙辰以布哈權樞密院副使旋以丞相薩布

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哈達還朝成祖薩布

於關中金史白華傳伯五月今從本紀酌書之

移布哈駐邠州忠孝軍提摺完

顏葬率千騎屬焉 辛酉因臣寮言嚴禁書尺干請苞苴之弊 甲子侍講范楷進講易豐卦因言當豐盛之時聖人於諸爻有壅蔽不明之憂帝首肯良久曰豐亨盛大之時侈心易生後遂至徇情肆慾窮奢極靡如秦皇漢武禍亂將伦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侍讀喬行簡曰陛下言及此宗社之福帝曰只要心有所主于是講讀合辭贊曰聖學高明此語尤切當若心有所主則一切不能惑矣 辛巳監進奏院楊夢信言縣宰催科之擾帝曰財賦自有常數夢信曰常數固定只緣簿書不明所以有弊帝曰知縣在得人 辛卯詔諸路憲司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每歲將州縣繫囚瘐死最多者具獄官姓名以聞重與鐫降又詔今後州縣惟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州官及寄居權攝 壴巳監進奏院桂如琥言沿邊民兵可用帝曰今日立功多是民兵如琥曰民兵皆有戶籍稅產又諳熟地利故戰則有功帝曰然又論及擇將帝曰今日將才難得對曰行伍間亦有人往往軍將忌嫉不得自伸帝曰軍將多是相忌又言屯田帝曰荆襄所行如何對曰荆襄纔行數年得穀已踰百萬斛兩淮西蜀豈無可行之處帝曰然夏四月庚申詔州縣嗣官不許豪民罷吏僉補官資權

**攝小官請俸不許積壓及以它物推支民閒二稅合輸**  
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從臣  
寮請也 五月詔成都瀘川路旱制置司及各路監司  
疾速招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仍攻察郡縣奉行勤惰  
以聞 辛巳賜進士黃朴以下五百七十七人及第出  
身 臣寮言近年文氣委靡請申飭胄監師儒之官專  
于訓導使之通習經傳攻訂義理謀試論選須合體格  
去浮華穿鑿之弊從之 甲辰詔戶絕之家許從後立  
嗣不得妄行籍沒從臣寮請也 辛亥臣寮言浙西漕  
運惟恃吳江石塘以捍水近年修塘之兵盡爲它役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主

岸頽毀請下漕司抽回以時補葺委平江府通判主管  
不得輒有抽差 丁巳臣寮言請令後非軍期大辟劫  
寇等事州不得差人下縣縣不得差人下鄉常令監司  
覺察從之 金臨州防禦使舒穆魯棟爾舊伦石抹冬兒今改進  
黃鸝鵠金主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  
復進 秋七月丙寅詔廣西州縣應闢官毋得以白身  
俗補人充攝 戊辰臣寮言自今起復士大夫必甚不  
得已出於特旨監司帥守不得妄有陳乞從之 辛未  
臣寮言請申飭有位非休假不許出謁或實有幹故先  
申尚書省方許出城從之 壴西知常德府袁申儒朝

**辭論州縣奉催稅賦害民事帝曰民力甚貧皆是州縣**  
不體愛民之意卿到官當以愛民爲先 辛巳臣寮言  
請詔戶刑部嚴行約束二廣監司郡守用刑須遵法律  
毋得輕視人命漕司買鉅須依時直不得低價敷買舶  
司每歲差官稽察就委逐州通判不許吏卒越界追擾  
生事從之 金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以完顏仲德呼舊伦  
沙虎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  
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爲柵號令嚴肅屯田積  
穀人多歸之一方獨得小康 八月丙申朝詔戶部徧  
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  
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主

臣覺察從臣寮請也 丁酉臣寮言州縣典獄官吏或  
淹延久繫或牽惹無辜或奉上官而失本情或行暴虐  
而取賄賂宜飭諸路憲司禁戢懲勸從之 辛丑進知  
靜江府趙崇模直敷文閣以職事修舉故也 壴寅監  
察御史畱元英言二廣列郡及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  
守令克剝于常賦之外籍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  
汀口亦基於此宜戒飭二廣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  
前弊仍令憲司歲行所部許人陳訴從之 丙午臣寮  
言州縣供攤告訐二害請今後凡追究不實者許該害  
人越訴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先是蒙古太祖伐金定

西域攻城略地第三子諤格德依舊伦窝闍  
台今改之功居多  
至是自和博舊伦霍  
博今改來會眾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

諸王畢會請立諤格德依時圖墨舊伦施  
雷今改監國諸王意

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

生它變已未圖墨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卽位於和林東

奎騰阿喇勒舊伦庫鐵烏  
阿刺里今改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

楚材始定冊立禮儀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

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楚材以爲言

命禁絕之 金伊喇布哈再復澤潞 九月乙丑朔詔

禮部國子監上等上舍必循舊法守年不得用例徑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壬

殿試從臣寮請也 丁卯台州水 壬申臣寮言請明

飭吏部應曾經論罷之人雖免約法而臧狀顯白茲須

經郊方許參注或被論未久遇赦令待後郊庶令畏憚

從之 丙子祕書省正字王會龍言聖學淡造自得本

之於致知格物達之於治國平天下帝曰如是則人主

之學當以致知爲力行之本又言宜裕民力固邦本帝

曰朕未嘗無愛民之心但州縣不能奉行爾 壬辰進

知臨安府趙立夫官一等以和羣有勞也 金洮河蘭

會元帥郭斌進西馬二金主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

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旣入進卽尚厥物也今以

賜卿其悉朕意 金遣阿固岱歸蒙古太祖之轉蒙古  
主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間吾豈能忘也 賦何  
爲哉卻之遂議伐金